

解廬文集



解廬文集

卷一

穰苴項羽韓信論

項王殺韓王成論

成安君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論

劉項成敗論

韓信爲漢高所禽論

趙堯說高帝出周昌相趙論

周勃論

漢武帝知人論

孝武迎渾邪王光武閉玉門關論

卜式論

徐偃矯制鼓鑄膠東魯國鹽鐵論

蘇武論

霍光論

蕭望之論

魏相丙吉論

竇憲論

和熹鄧后論

虞詡諫增武陵蠻稅賦論

王陵母趙苞母論

李膺郭泰論

黨錮論上

黨錮論下

馬融蔡邕論

孔文舉薦禰衡論

荀爽論

孔融荀彧論

郭嘉論

于禁論

魯肅資劉備呂蒙取關羽論

孫權襲取荊州論

諸葛誕論

鄧艾伐蜀論

晉武帝罷州郡兵論

晉元帝非牛氏子徵

周虓論

苻堅代晉論

梁武帝論

唐肅宗論

卷二

寇準論

宋高宗論

宋孝宗論

張浚論

宋童貫約金攻遼史嵩之約元攻金論

明景帝論

明世宗論

李東陽楊一清徐階論

孔子請討陳恒左氏說程子非之辨

駁王安石孟嘗君論

駁方孝孺豫讓論上

駁方孝孺豫讓論下

駁唐順之信陵君救趙論

得天下論上

得天下論下

用人論

水清無大魚論

性論

宋史創立道學傳論

文廟塑像不當毀議

讀顧亭林郡縣論書後

四禘通釋訂誤

南潯莊氏史禍本末記

章靄如先主傳

孫渠父紅樓夢解提要

孫渠父異夢記

解廬文集卷一

歸安崔適

穰苴項羽韓信論

道有以實爲貴者有以虛爲貴者心實則不浮行實則不僞此實貴也鐘虛則能鳴室虛則可行此虛貴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是則天地之間惟有實所故獸得以之走惟有虛所故鳥得以之飛人肖天地之性以爲性不可不實實不可不虛虛實實虛虛則從實虛虛實則凶用兵亦然百戰百勝用實也不戰而屈人之兵用虛也穰苴韓信能實能虛者也項羽能實而不能虛者也穰苴與監軍莊賈期會日中日晚而至遂斬以徇是時兵鋒未及燕晉之師也二國聞風而退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用虛也韓信伐趙軍井陘斬成安君泚水上虜趙王歇而舉趙是時信之兵鋒亦未及燕齊也燕人旣下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非食其之舌強於信之兵也信之威聲先有以索齊王之氣故酈生之說行向使無酈生齊王亦下信必矣李左車曰臣燕以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豈不信哉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兵也用虛也項王則不然自攻宋信救鉅鹿破秦軍殺王離降章邯入武關滅秦

嬰徙沛公王諸將弑義帝東擊田榮西拒漢王戰滎陽成皋間無往不負其拔山之力蓋世之氣以制天下夫天下大矣事事以一手一足之烈勝之是猶負其善走而欲上天也烏呼天非不可上善走非上天之道天下非不可得力戰則道不足以得天下用虛不用虛之別也是故穰苴能用虛而轉弱成強齊韓信能用虛而燕齊從風而靡不能用虛而項王殺其軀虛乎虛乎道微而功鉅乎

項王殺韓王成論

天下事有逞小忿於前遺大患於後其觸之也微其發之也鉅此以見天道之好還而忌刻之自貽伊戚也夫以起匹夫蹶暴秦稱霸王割裂天下奔走羣后者其勢之大力之強宜乎終其身無有勝之者矣乃竟不然彼操何勝算歟不意仍自爲所勝者遺之也何則開創之世雖有雄主非得智謀之士不足以計事而士之懷素抱異者不遇明君亦無以展其長才楚漢之際能與項王爭天下者漢王耳而運籌決勝之略無踰張良良之祖若父五世相韓天下一日有韓則良不忍一日棄韓而歸漢也明甚韓小國也成孱王也良雖有俊才用之相小國輔孱王猶使騏驎駕鼓車雖有超塵躡景之逸足無所用其馳騁此楚之利也漢王

失良則滎陽之圍用酈生計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漢失羣策羣力之資誰與苦楚乃項王以良從漢王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而殺之則良之欲爲韓報秦也其奮同自遇黃石圯上得太公兵法讀之其老謀勝算視狙擊秦皇帝時且遠過之又得漢主爲之主協謀以覆楚易易耳向使項王遣韓王成之國是奪張良漢而豢之於無能爲之韓則漢必爲楚弱殺之則是絕良歸韓之路驅之返漢以謀楚而報韓然則項王之殺韓王成謂其自殺可矣

成安君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論

宋襄公爲楚成王所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比於文王之戰成安君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其有得於春秋之義乎雖然所謂詐謀者如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解者以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證之廣武君自請絕漢軍之輜重而令成安君堅壁勿與戰此以不能而示之不能與李牧之示弱孫臏之減竈不同非詐謀也成安君不能用可謂不知謀兵有常法用兵者無常勢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小敵之堅大敵之禽此常法也韓信方涉西河虜魏王破代兵禽夏說其鋒不可當不惟以十圍一不足以當一卽以百圍一仍不足以當一況以二

十萬當數萬耶成安君恃區區之衆而期必勝可謂不知兵旣不知謀又不知兵焉往而不敗哉

劉項成敗論

國有強敵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國之有士猶鳥之有羽也黃鵠所以摩青霄背蒼天轉風而上扶搖千仞者有六翮之用耳若腹下之毳增之一把不加高損之一把不加卑夫士亦有六翮也得庶士百不如得國士一劉項成敗之機存乎韓信一人楚失之故亡漢得之故昌雖漢王自言其所以得天下以韓信與蕭何張良謂之三傑然何明於治國非軍旅之才良雖有運籌帷幄之功而未嘗將兵晉太尉劉裕伐秦魏太宗欲擊之崔浩曰長孫嵩能治國而非韓白之才不足以敵裕夫裕譬則羽也嵩猶何浩猶良嵩浩不足以敵裕何良乃能勝羽乎若樊噲周勃灌嬰夏侯嬰之屬特戰將耳唐德宗稱達奚小俊爲萬人敵李泌曰策敵之道料將不料兵以此言之用噲勃等視韓信猶之兵也如漢無信雖有良平之策絳灌之力豈足以舉趙降燕而勝齊貽楚備多力分之患乎向使項王早拜韓信爲大將軍勝燕齊趙魏之衆盡爲楚守身率諸將敗漢王滎陽成皋間漢王不能北渡何惟有西入關耳楚兵

復追之戲下漢王雖欲再爲鴻門之乞哀其可得耶乃負其拔山之力棄國士以資敵國是猶助漢自攻也楚亡漢購求季布急朱家猶以北走胡南走越說滕公滕公言之上乃赦布夫以胡越視漢其地絕小漢尙不敢驅布入胡越楚乃棄信之漢何天亡耶然項王果不能用信漢王亦不自知信知信者蕭何也何能知信而薦之漢范增不能舉信而使大用於楚漢王謂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吾亦謂范增有一韓信而不能舉非羽負增乃增賣羽耳

韓信爲漢高所禽論

漢高之遇項王屢戰屢敗韓信能勝之則韓信之才過漢高遠矣卒爲漢高所禽何哉其對高帝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此遜辭非篤論也韓信以事君之禮事漢高漢高以詐敵之謀詐韓信信遂見禽此非將將之謂也蓄陰謀以攻其無備若使漢高之游雲夢非僞韓信伏兵以襲取之亦猶是也豈亦可謂漢高不善將將哉

趙堯說高帝出周昌相趙論

甚矣趙堯之工於傾軋也揣高帝方憂趙王說以出周昌相趙豈趙相之權尊於漢太后耶左遷周昌仍不足以救趙王堯豈眞爲趙王計耶特借此說傾昌而代其位耳或曰堯安知

昌出則代其位者必堯耶曰帝既不察誤以爲此策真足以存趙王則必德堯才堯昌之位非堯代之而誰耶異日者趙王雖死而趙堯之爲御史大夫則已久矣

周勃論

周勃之功以安劉也以愚觀之勃不安劉呂氏遂能代劉乎彼莽操皆能代劉者其才力其黨援其時勢產祿有一於是乎莽自入爲大司馬出爲新都侯矯情干譽象恭滔天議傳太后稱尊之事與正人爲伍與奸袞爲讐及初得政存亡繼絕發政施仁聲譽翕然朝野歸心操自爲議郎諫何進徵兵董卓及卓肆逆號召羣牧討臯勤王義聲震天下又善用兵故皆能立盜國之基呂祿欲歸將印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是其識不及一婦人何莽操之可比此無代劉之才力也莽有劉歆爲之制度有甄豐甄邯王尋王邑王匡爲之爪牙有陳茂嚴尤爲謀主有田況廉丹爲將軍操之搜羅人材更爲絕倫超羣智謀則荀彧荀攸程昱郭嘉賈詡司馬懿之流勇略則張遼徐晃許褚典韋曹洪夏侯淵之屬而又非其黨者如莽之於河武鮑宣操之於孔融伏完輩殺戮殆盡使滿朝文武皆其私人天子孤立於上而後可惟所欲爲高后之時王陵陳平絳灌朱虛東牟之徒充塞朝廷

非高帝舊臣卽劉氏宗族而呂氏所交好惟一不欺之酈兄且以賣友成名矣此無代劉之黨援也自吳楚七國反後諸侯王疆土皆得分封子弟國日小而勢寢弱故葬之時嚴鄉高陵義聲一唱立卽破滅漢末子弟爵土更微幽冀二鎮皆由官位亦皆早亡更無論矣高惠之時齊王襄瑯琊王澤代王恒楚王交淮南王長諸國羅列大者七十城小亦三十餘城傳檄一呼四方響應使祿卽能篡號令不能出長安一步其能據一京城帝乎彼吳楚七國連衡不能成事者以劉攻劉其勢逆也若以劉攻呂何憂不勝此無代劉之時勢也呂氏有不能代劉而居羣疑之地勢如秋葉遇風亦落不遇風亦落適因風起而落而曰非風之力不及此非所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耶況呂氏之變誅外藉齊王之聲罪灌嬰之連和內恃朱虛之策應與酈寄賈素劉揭之游說則勃不過因人成事耳然則勃獨受厚賞何也曰文帝賞援立之功朝臣之位無出其右厚賞不於勃而誰耶後之議者但以高后王諸呂勃不能如王陵之爭而未嘗不許其安劉之功豈知本之論耶

漢武帝知人論

烏呼以漢武帝之知人所用宰相惟公孫弘最有名然亦蒙曲學阿世之譏餘率用武夫功

臣錄錄無所短長年高資深者爲之或且誅死賢之耶何爲誅不賢之耶何爲相相於始而終於誅何謂知人曰帝之知人正在此當是時官之相實棄之非用之也文景之世匈奴歲盜邊殺畧吏民不可勝計帝踐阼志在大張撻伐是宜責之將帥而丞相不與焉得衛霍爲大將而單于遠遁矣軍興則餉繁餉繁則財匱財匱則民窮民窮則盜賊起而刑罰數是宜設理財之官以足用貴任法之吏以詰奸理財者大司農之責丞相不與焉任法者廷尉之責丞相復不與焉得桑弘羊孔僅爲大農而財用足矣得張湯趙禹爲廷尉而盜賊衰矣若丞相者所爲之事與天子同故天子幼弱則丞相行天子之事天子賢明則丞相所爲天子自爲之丞相取充位耳然則武帝之世官之丞相實棄之不若將軍大農廷尉等官乃爲用之用之者旣各當其才而棄其錄錄無所短長者此眞知人矣知人之稱班書特於其用兒寬借黃生之言贊之而於其知衛霍桑孔趙張之特識無弗綜括良史哉

孝武迎渾邪王光武閉玉門關論

自古文明之邦日以光大野蠻之國日以凋落何哉知識日闢則疆域亦日闢越數十百年而頑頓如故必終於破滅甚者並其種亦絕焉夷堅劉安之書所載異民今皆無之豈古之

人壹意鑿空以幻後世耶蓋有其人特蠢如鹿豕生既不繁且相屠割久乃無噍類焉愈此者國雖滅或不至於滅種如戎狄氐羌之類而其地乃入大一統之國故中國疆域世愈古則愈狹寢今而寢廣天運耶人謀耶乃君德也君者羣也漢世諸帝能充羣之道者無踰孝武光武則不逮矣文景之世匈奴數盜邊迄元帝時呼韓邪單于朝長安且爲守塞乃真與漢和而實自孝武遣驃騎將軍迎渾邪王始光武初定天下未遑外事西域諸國求內屬請都護不許北虜乃脅之共寇河西明帝始命將將征討置戍開屯自建武至延光玉門陽關三絕三通大率絕則寇深而害大通則威振而患小然則孝武能充羣之道光武不能充之此其明效也或曰趙政闢新秦而亡其故秦其爲羣之道何如曰此猶因沈湎而廢享禮因女禍而廢婚姻可乎俗儒無識以孝武之長駕遠馭爲詬病乃以匹夫之硜硜自守爲帝王之大法閉關絕約上下晏然士大夫銷其剛氣折其長算任海外崛起諸邦蹈瑕抵隙肆其蠶食之謀譬有良田千頃棄爲歐脫鄰人耕之彼日富我日貧則並兼之漸自然成矣烏呼學術不明禍延神州坐令黃炎之苗裔不惟憂保國之難雖保種亦不易也豈不痛哉

卜式論

烏呼人臣憂國無財用但輸家財以助之雖有卜式十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何半耶
或曰式非謂其所輸足以助邊特欲爲天下倡率耳曰率天下以誠不以僞故式願輸家財
半而富商之匿財如故式請父子往死南越而列侯之莫請從軍如故則行僞不足以欺天
下明甚或曰何由知其僞耶曰始上使使問欲官乎對以不願及拜繡氏令遷齊王相入爲
御史大夫則不辭矣上書願盡死節而卒不死則其言誠乎僞乎若式真欲死節一請不許
可以再再三不許則自殺於齊以表其誠可也昔越甲至齊雍門子狄刎頸而死越人曰齊
王有臣皆爲子狄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退以此言之若卜式能效子狄之死則呂嘉
且如越甲之退無待漢兵度嶺矣乃始之以請輸家財申之以請效死節天子下詔褒之不
親汗馬之勞不冒矢石之險爵至封侯官登亞相以虛請而獲實封旣不再請復不讓封然
則前此上書爲身乎爲國乎汲直譏張湯詐忠吾謂式亦然哉

徐偃矯制鼓鑄膠東魯國鹽鐵論

春秋有行權之義漢家嚴矯制之誅其事同而法戒矣當簡其利之多者從之使其國可以
存易亡如弦高之犒牛秦師可也使其民可以生易死如汲黯之發倉粟河內可也徐偃之

矯制鼓鑄膠東魯國鹽鐵既非漢之所以存亡亦非民之所以生死請而得行何後之有不出乎此特欲以才表異耳豈弦高汲黯之比哉鄭伯欲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以誕而得賞則信廢俗敗辭之烏呼高且辭賞偃可無罰哉雖然偃之矯制武帝實啓之李廣用私恨殺霸凌尉胡建守軍正丞斬監軍御史上書謝帝非但不罪且嘉勉之則廷臣視勇於專命爲見才之地久矣韓非曰君無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所意君見其所意臣將自表異偃之表異非由帝之見意哉

蘇武論

漢武帝詔州縣察茂才異等使絕國與將相並稱若是乎選之難且貴也夫奉使而立大功揚盛名於天下者太上莫如智子貢一使遂能存魯亂齊亡吳強晉而霸越弱者扶之起强者蹴之仆縱橫屈伸何其神也其次則勇若傅介子刺殺樓蘭王陳湯調城郭兵圍郅支單于康居梟其首寧街四裔震服遐方革面亦可謂國之寶臣矣若智勇俱困惟有奮其節義足以折敵氣而壯國威蘇武尙已夫匈奴之欲降之非徒欲以辱漢也亦非恨武之強項而故欲折之也直欲使奮其驥足以強胡而弱漢耳自申公巫臣教吳戰陣卒以覆楚由余適

秦穆公以霸樂毅入燕率五國之師取齊衛鞅范雎張儀李斯之徒皆去其國而爲嬴氏功臣客卿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是况匈奴之地不過漢一大郡其士卒始與漢人戰五而當一後漸得漢之長技猶三而當一是其地之廣遠士之勁捷皆不逮漢遠甚亟欲得漢智勇士而用之若巫臣入吳范雎仕秦以强吳秦者强胡也固宜故得衛律李陵皆賜號稱王以尊顯之冀以招來者武之父建昔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列侯武以名父之子奉使以爲其才氣必有大過人者使折而輔胡關中之地非漢有矣此所以必欲降之也而武也迫之以兵刃志不爲之奪絕之以衣食氣不爲之餒餽之以高爵厚祿心不爲之動而單于之計窮矣夫傅介子陳湯能行天誅萬里之外足使遠人畏威蘇武能不屈節匈奴爲之慕義畏威則不敢盜邊慕義則不敢輕諒天使以爲非旃裘之國所能屈則其不辱天子之命而能伐猾虜之謀也於武帝察舉茂異之詔可謂能報稱矣

霍光論

後魏道武帝問博士李先曰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予用其例設一問曰何物易銷人精銳亦答曰莫如書籍何以言之霍光秉政其能爲人所弗能爲者莫如廢昌邑王

事自漢以後君德不綱若昌邑比者衆矣柄國之臣敢行廢立之事意存篡逆所不計外眞能爲宗廟社稷之故者光以後無人焉何哉班氏以光不能發舉其妻陰謀弑許后釀成他日滅門之禍咎由不學無術予謂光能廢昌邑立孝宣轉危亂之機成中興之業者正用不學無術得之伊尹太甲故事光且不知可謂不學矣顧學通儒凡有所爲計利於前慮患於後熟思乎經權常變之要審處乎上下順逆之情非常之舉成則宗廟安而天下受其禍否則不但糜軀赤族而且他日悠悠之口謂我忠臣謂我賊臣當在不可知之數夫忠於事君者妻子可焚身首可分而不能不顧恤天下後世之聲聞重以權卽經也之謬說遂盡束縛聰明辯博之才更爲桃梗土偶故終古以循謹無過爲無上之聖謨絕不敢於規矩準繩外妄踰尺寸以得罪名教若此之要害機緘光愈不知也可謂無術矣故能奮然決然行此大事向使光用經術顯用賢良文學進則一聞田子賓之言未有不色戰舌撝揮斥之惟恐不及者也何暇有功哉張溫皇甫嵩之徒秉上將之權滅滔天之寇功有天下之半聲施日月之表其威力足以動搖山嶽傾障江海然且干以縱橫之言所不能入況有加於此哉故如晉惠帝之愚不曉事亦一昌邑也張華不能爲霍光齊東昏之殘暴不仁亦一昌邑也蕭懿